

## 朱祁镇差点成了也先的倒插门妹夫

10



鲍志娇 著

漓江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有政治的地方,就会有特务。特务头子也是人,他们中有正统恶棍,也有民族英雄;有精致流氓,也有抗日情报专家。有明一代,先后有四大特务机关——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,本书通过明朝十大特务头子的惊悚经历,描绘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明朝政治、社会的历史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朱祁镇被也先扣留在塞北大漠,袁彬一直陪伴在他身边,须臾不离。

## 趣说历史

也先撤退后,垂死挣扎,不断攻击各地郡府。前天攻打大同,打到一半,今天忽又去攻打宣府。每一次落败,他都按照喜宁的提醒,挟持皇帝作为挡箭牌。皇帝朱祁镇每天都处在惊惧中,备受煎熬。也先觉得再打下去,意思也不大。于是,他悻悻回到塞北。

回到大漠后,袁彬发现也先把喜宁的待遇,提高到与重要的瓦剌官员同等的级别,不知为什么,也先对皇帝的态度也发生转变,比以前要和悦了些。袁彬和哈铭商量后,把喜宁的身份告诉了皇帝。皇帝想都没想就说道,定是也先的计谋,想拉拢他!

几日后,也先着人传话给皇帝,说准备再次出征,先绕道宁夏,征集些马匹,然后攻抵南京。皇帝有些茫然,袁彬和哈铭明白,这又是也先的一个阴谋。南京是明朝开国后的首都,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和第三个皇帝朱棣,都在南京留下浓墨重彩的历史;迁都北京后,南京依然保持故都的重要地位。也先征南京,必是还要以皇帝为质,若克之,就以皇帝为傀儡,号令天下,至少可号令一半的天下,进而,与北京相抗。适当的时候,也先就会处死皇帝,自己登基。

袁彬对皇帝说,南下不妥,必要力辞。其实,也先对远征南京的困难,也有所顾虑。所以,第二天,他特意来见皇帝朱祁镇。

也先做出恳切的样子,命人切鲜肉与皇帝。然后,假意说此次出征,都是为了皇上。我就是看不惯新皇帝的小家子气,刚一登基,就把边关守得那么死!防谁呢?不就是防着皇上回京去嘛!所以我决定护送皇上去南京登基。皇帝朱祁镇因与袁

彬、哈铭事先商量过,所以,坚决谢绝。也先自己也不坚定,琢磨几遭后,也就作罢。

也先辞后,皇帝心生疑窦,在瓦剌对抗明朝的历史中,从未有过攻取南京的举动,何以这一次忽要南下?也先刚刚在谈话时,多次涉及南京内廷细事,他何以知之甚详呢?莫非,果真是喜宁……袁彬看也先走后,说也先不久肯定还要出招。果然,没几天,也先又向皇帝提出和亲。

瓦剌的几个礼官,一大早就笑眯眯地堵在门口,说也先只承认一个明政府,对北京那帮人拒不承认,要把自己的亲妹子嫁给皇上。朱祁镇不知如何回应,打发礼官回去,与袁彬细细计议。

袁彬说,历来只听说有皇上嫁女儿的,从没听说有皇上把自己送去倒插门的。这样皇上也会由坚毅顽强的流亡之君,变成不思回京的享乐之君,声誉将不复存在。等到瓦剌礼官再来询问时,皇帝就按照袁彬教他的说辞婉言拒绝;朕尚流亡,岂可玷辱公主?日后回京,当婚聘之。

也先得到回信,一筹莫展,对喜宁说,皇帝是不是不近女色啊?喜宁当即排除这种可能,估计是瓦剌公主的长相过于粗犷,吓着皇帝了。喜宁告诉也先,由他亲自挑选瓦剌美女,送到皇上帐内,窃听情报,做间谍工作。

经过秘密选拔,喜宁最终挑出六名才貌双全的瓦剌美人,一起送去。朱祁镇着实吓了一跳,更加推却。他坚持回京娶得公主后,再纳六美。也先恼羞成怒。喜宁也大大出意料,再转念一想,对也先说,必是袁彬拿的主意。也先当即命人将袁彬绑来。袁

彬被绑去的消息被皇帝知道了,立马飞奔去,倒在袁彬身上,哭着喊着叫道,若杀袁彬,朕也不活了!朕求共死!也先无法,只得放过袁彬。

惊魂少定,皇帝自语道,喜宁恶之矣。袁彬见皇帝有所醒悟,便请求皇帝允许将其铲除。皇帝当即与袁彬定下一计。此时,瓦剌局势动荡,求和之声不绝于耳。一是因连年征战,国库虚空,民不聊生;二是因也先与大汗分赃不均,引起内讧。也先也感到焦头烂额。皇帝就劝也先暂且顺从民意,与明朝修好,互通贸易,待富庶后,再图大计。又说,自己愿意帮助调和,可先派人去京畿,与朝廷接洽一下。也先想想,别无他法,只能如此。

不久,赴京畿的小小代表团得以组成,除瓦剌官员外,袁彬和喜宁均在其内。出发前,皇帝悄悄写下一封密信,交给袁彬。袁彬将其藏在裤脚里,日夜不解。

喜宁不知情,他有些惶乱和心不在焉,原因是朝廷对于赎回皇帝之事表现得不很积极,万一朝廷不愿和解,他担心会被付之以武力。他自己又是叛节之人,所以此行,他充满顾虑。想来想去,喜宁让袁彬和几个瓦剌使者前头先行,自己和其他人殿后。一直到京畿,进入河北的万全右卫城,一个名叫江福的中官都督同知,把他们接入城,表示愿意和谈。

座中,江福注意到袁彬看他时,别有深意。他情知有事,便安排瓦剌使者去休息,屏退左右,与袁彬共入密室。袁彬从裤脚中取出密信,递给江福。江福展开一看,是皇帝朱祁镇的亲笔信,上面写着,“喻戍边将士见机行事,擒获喜宁”。江福说,朝廷

已知喜宁变节,正准备捉拿他。袁彬悄声嘱咐,不可明擒,定要密捕。江福点头,遂与袁彬定下正式谈判的日期,准备在谈判日于宣府制服喜宁。

二人将细节都商定后,分头行动。袁彬去告知喜宁,朝廷同意和议。江福则飞马夜奔宣府,与宣府守将部署密捕喜宁的行动。谈判这天,江福率领十多个人,到野狐岭迎接喜宁等人。至中午时,迎面奔来一百多骑,当头一个即喜宁。江福请喜宁等下马小酌,喜宁犹豫了半天,还是下马。刚坐下,就被江福的骑兵抓住。埋伏在树丛里的士兵们跳出来,瓦剌兵四散逃离。兵部尚书于谦命锦衣卫对喜宁凌迟,生剐血肉,暴尸三日。

喜宁被诛,也先最是痛心。眼见“大业”难成,也先便向朝廷索要一些物资,主动促成和谈。

公元1451年(景泰二年)八月十五日,中秋节,正是土木堡战役一周年纪念日,袁彬迎来他的塞北生涯中最振奋的一天。今日,也先将亲自护送皇帝至野狐岭,然后由朝廷官员将其迎回京都。

也先把皇帝送到野狐岭后,又特派七十多个骑兵再送一程,直至居庸关,并举行一场告别典礼。囚徒之旅总算是正式终结。晚间歇宿时,朱祁镇拿出一件自己穿过的白练中衣,还有也先献呈的一件战裙,郑重地赐给袁彬。二人均欢喜不尽。

然而,袁彬在目送皇帝朱祁镇被接进紫禁城,他自己也回家之后,在此后长达七年的时间中,他再也没有见过朱祁镇一眼。朱祁镇被迫接受太上皇的称号后,被现任皇帝朱祁钰软禁起来,以免他复位。

## 庞轶要求沫丽丽和自己假结婚

10



陈晨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故事在三个合租的男生之间展开,身高163cm的广告公司职员封新、身高175cm的自由摄影师肖宇,以及身高185cm的空少麦文杰。三人在各自生活中邂逅着一段又一段看似不可思议的生活故事,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为着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和理想而奋斗。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你和我,在生活中不断地迷失、寻找、失去,并获得难能可贵的珍宝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肖需要求封新再交一份关于瑞德公司的广告计划书给她,封新将通宵写出的计划书送到肖需家,肖需接过计划书,但没有让封新进门。

## 都市爱情

沫丽丽和庞轶开始了厦门之行。白天沫丽丽过得很开心,当夜幕降临,她开始紧张,因为他们只订了一个房间。晚上,鼓浪屿“哗哗哗”的海浪声从窗外传来,月光沿着窗台静静地洒进房间。房间里的灯是仿欧式的,厚厚的打毛玻璃只能透出暗淡沉沉的橘黄色灯光。灯光、海浪声,甚至是房间里的温度,所有的一切都把氛围营造得恰到好处。庞轶洗完澡,穿着宽松的内裤,把浴巾往身上随意一披便走出了浴室。他的肌肉线条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显。

“还没睡?”他躺了下来,轻轻地问沫丽丽。沫丽丽似乎感觉到了他的体温,她迟钝了一下,然后回答说:“嗯。”

“我有点困了,关灯睡觉吧。”他转过身,轻轻地按了按床头灯的开关,然后,扯了扯被子,把被子盖在了自己的胸前。此刻的沫丽丽心里就像打翻的五味瓶,庞轶的表现似乎给原本准备“英勇就义”的她一个措手不及。

“他……不会真的睡觉了吧?”沫丽丽惊讶又失望地想。她不由得把身子轻轻地侧过去了一点,她听到了庞轶的呼吸声,就像海浪般的有节奏和轻柔。她鼓起勇气,颤抖地伸出手,然后紧张又羞涩地握住了庞轶的手,此时的气氛静得让她快要窒息了。突然,庞轶轻轻地将脸靠近,靠近,然后在沫丽丽的额头轻轻地一吻。“晚安。”他轻声说。耳边温暖的呼吸让沫丽丽在黑暗中涨红了脸……

从厦门归来,生活依旧继续。这天,天色阴沉,似乎有要下大雨的前

兆。眼前一栋又一栋精致的欧式别墅在灰蒙蒙的天色下,显得阴森又庄严。沫丽丽走进庞轶家的别墅里,里面依旧如往常般安静。客厅和厨房都没有声响,沫丽丽沿着楼梯,往庞轶的书房走去。她记得庞轶说过今天他不去公司。

打开门,庞轶果然在。他面朝窗外,背对着门。“我回来啦。”沫丽丽走了过去,把下巴埋进庞轶的脖子里。庞轶没有说话。

过了一会,他转身从书桌的抽屉里,拿出了一张金灿灿的银行卡。他把银行卡推到沫丽丽的面前。“这张卡里面有一百万。”庞轶轻轻地说。“什么意思?给我?”沫丽丽被庞轶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到了,她本能地把银行卡一推。

“对不起,事到如今,我不想再隐瞒什么了。其实这一切,在厦门的时候我就想和你坦白。但是,我太懦弱……”庞轶背着光站在窗台前,沫丽丽看不清他的脸,只看到他微微颤抖的身子。“你想坦白什么?”沫丽丽倒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想告诉你,我对你没有感觉,也不会有感觉。我无法接受女人……原谅我,我试过了,可是,还是不行。我天生就是,改不了。”阴沉沉的空气里,庞轶颤抖着说。

“那你给我这张银行卡做什么?作为你试验品的道歉费?你慷慨得让我开始怀疑你的智商。”沫丽丽冷笑了两下,银行卡折射着金色的光晕,反衬着自己那张愈发可悲的嘴脸。

“我想和你结婚。”庞轶缓缓地抬起头看着沫丽丽:“我们保持夫妻的名分,却不会发生夫妻的关系。我

们结婚后,你该得到的,我都会给你。房子、车子、优越的生活,只要我能给得起,我都会给你。另外,为了完成我爸妈的意愿,你要给我生一个孩子。我会带你去香港,去最好的医院做试管手术。当然,你必须保守这个秘密,不能让任何人知道,包括我爸妈。”

沫丽丽冷笑了两下,她抽动了下冰冷的嘴唇:“计划如此周密,策划了好久吧。你确实很会看人,我爱钱、虚荣,因为你有钱才注意到你,才爱上你。但是,你选错对象了。我所有的虚荣和贪婪,是因为我本质是一个‘人’,而不是给你生孩子、和你假结婚的‘机器’。”“丽丽,我从未想过要把你当作机器。”庞轶低下头。“这些鬼话留着骗别人吧。”沫丽丽从桌子上拿起银行卡,狠狠地往庞轶头上劈了下去。庞轶的额头上顿时浮现出一道红红的血印。她转过身,朝门外走去。

“你要想清楚。”庞轶在背后冷冷地说,这可能是他对她说的最后五个字。沫丽丽咬着嘴唇,她快步走到楼下,没有回头。

别墅外,乌云密布,那场大雨凝结在云层里,迟迟未落下。

——是的,你要想清楚。

你想到你坐十多个小时的火车,从青岛老家来到这座城市。你买不起卧铺票,只买到一张站票。深夜你在车厢连接处的地上铺了张报纸,手靠在膝盖上打盹。到杭州后,你睡在狭小的出租房里,半夜有酒鬼在外面敲门,你吓得打110时都不敢大声说话。你想到你从房东那里捡到破旧的席梦思,晚上睡在充满别人味道的床上还觉得挺舒服。你

想到你一个人从服装市场拉着一大袋衣服挤公车,一个星期却只卖出去几条内裤。

你想到你和妈妈一起过的日子,把清贫当乐趣,把磨难当收获。结果却是,她在病床上孤独又寒冷地离你而去。你想到她曾经对你说过,要嫁给一个好人,就算找不到好人,也一定要找个有钱人。

沫丽丽站在别墅门口,眼泪扑簌簌往下掉,然后,她用手捋了捋挡在眼睛前的刘海,往回走去。“你回来了?”庞轶从书桌前站了起来,有些激动地看着沫丽丽。

“是的,我刚才走出去想了想,觉得你给我的条件还不够好。”“你还想要什么?”庞轶问。“我想要开一家服装店,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。还有,我要一颗结婚钻戒。婚纱要Vera Wang的定制款。”沫丽丽平静地说。

“行,都不是问题。再过一个多月,我爸妈就要从澳洲回国了。到时候,我会带你见我父母。”不知道为什么,沫丽丽觉得庞轶在说话的时候,透着一股可怕的自信。他走过去,伸出手,想搂住沫丽丽。“我有点累了,先回房间去休息了。”沫丽丽轻轻地推了推庞轶的手,然后走出了书房。

他们在昏暗的书房里分别。但此刻,他们的命运却开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。庞轶看着沫丽丽离去的背影,然后,他走到窗边,看着窗外灰色的云层和寥寥灯火。他咬了咬嘴唇,哭出了声。

零星的雨点打在了玻璃窗上,庞轶的脸渐渐在玻璃上变得模糊。南方夏天的最后一场雨。